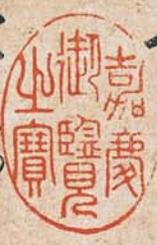


西香
書屋



道
奉白
秋
後

神
履
清
適



大
野
多
得
曾
得
行
未



中
諸
事
如
常
否
今
送
到
少
許
著
石
易
一
謹
此
馳
致
不
宣
道
尚
上



廿二



林逋〈二札〉與隱士書風

何炎泉

林逋以梅妻鶴子的隱士形像留名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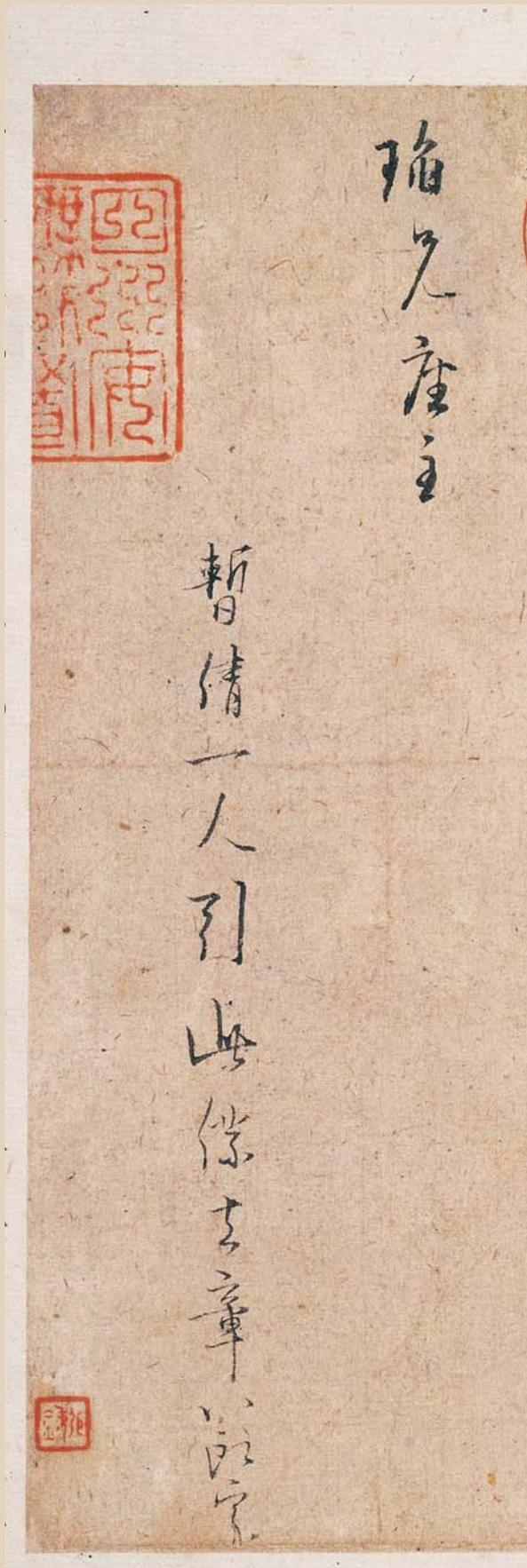
他的書法也走細瘦一路，

然在用筆上卻又特意銳利勁健、鋒芒四射，

使人一望而難以忘懷，

書風上所展露的強烈表現性，

或許是林逋愈隱愈顯的風光寫照。



圖一 林逋〈二札〉 札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釋文：逋奉白。秋涼體履清適。大師去後，曾得信未，院中諸事如常否？今送到少許菱角，容易容易！謹此馳致不宣。逋小簡上。廿二日。瑄兄座主。暫倩一人引此僕去章八郎家。



逋奉尚

三君數日前曾芳

下訪屬以多故未果茲

謝感愧

勝名表已見了波珍重者果多兩手所措矣

此因暇時許

相過否馳此不宣
汪象林
逋頓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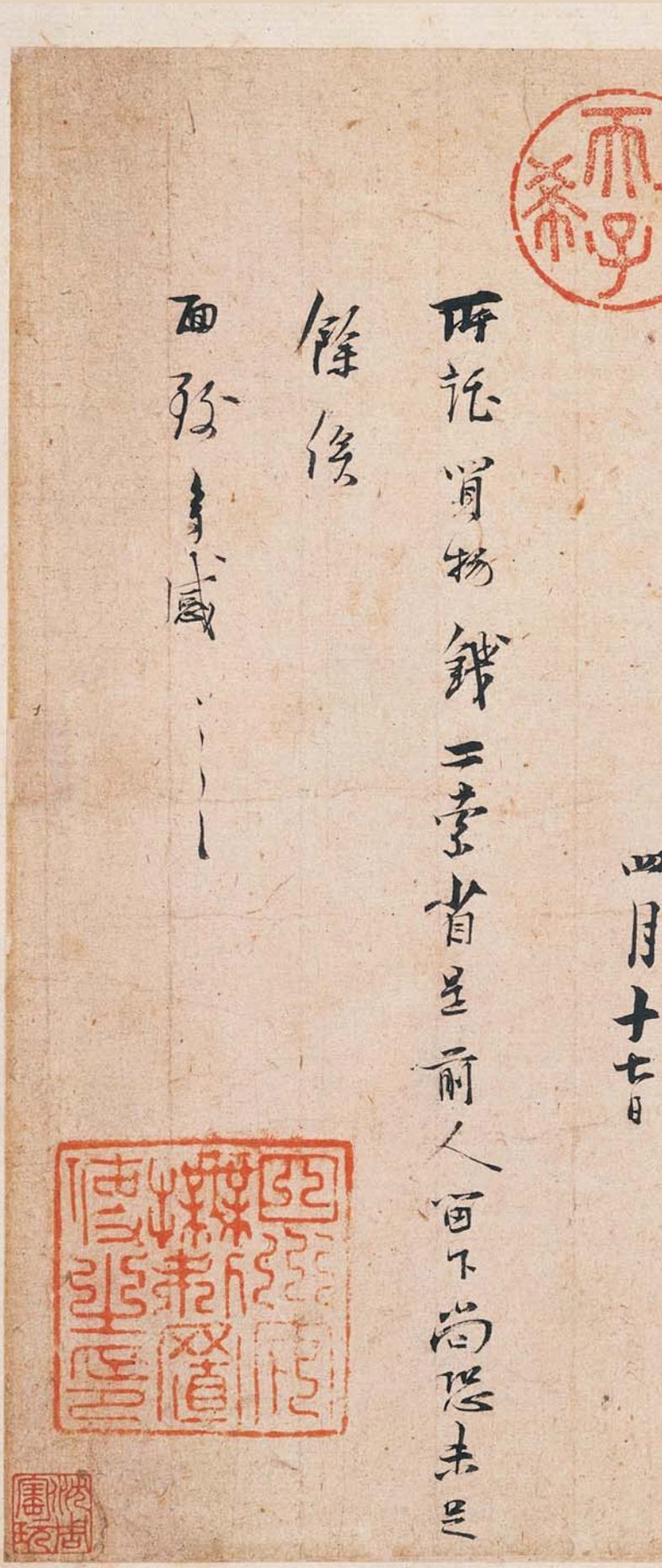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林逋〈二札〉(圖一、二)為其個人書蹟之代表作，也是宋初重要的文人書法。向來以隱士身份活躍於歷史上的林逋，書風上的瘦勁與其人格形象的孤高，往

往被論書者劃上等號，成為「書如其人」的經典例證。由於林逋〈二札〉涉及的內容與印象中的隱士生活有所出入，因此對於他隱居的事實有必要深入瞭解，而書風的選擇與表

現也值得再探討。
生平與隱居
林逋(九六八~一〇二八)，字君復，錢塘(今杭州)人。少力學，景德中放遊江

圖二 林逋〈二札〉 札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釋文：逋奉簡三君。數日前曾勞下訪，屬以多故，未果致謝，感愧感愧！榜名必已見了，彼珍重者，果為兩手所措矣！呵呵。如因暇時許相過否？馳此不宣。從表林逋頓首。四月十七日。所託買物錢一索，省置延前人留下，尚恐未足，餘俟面致，多感多感！



淮，及歸，隱居於西湖之孤山。生性恬淡而好古，真宗聞其名，屢賜粟帛，詔州縣常存遇之。不娶無子，種梅養鶴，自稱梅妻鶴子。仁宗諡和靖先生。林逋一生高節邁俗，詩文筆札，當時即享譽，喜爲詞，多奇句。工行草書，存世書法極少。

上述即爲介紹林逋生平的常見說法。他的早年行蹤較不清楚，李一飛根據林逋詩集及相關史料作了補充。此外，過去論著都認爲林逋生於乾德五年（九六七），現依梅堯臣（一〇〇二）一〇六〇《宛陵集》中載其「年六十一」，配合卒年（一〇二八）來推算，更訂爲乾德六年（九六八）。

林逋的隱居行爲，顯然受到時人與後世的高度讚揚，更是成爲隱士的典範。從林逋生平的相關文字中，並無法得知

他爲何而隱。但有趣的是，隱居後的他反而獲得更多的聲譽，相較早年活動的不詳，確實有天壤之別。林逋歸隱西湖的生活也不如想像中的平淡，除了與文人、僧人及官員的交往外，還得到宋真宗的詔賜與關愛，死後更由仁宗諡號「和靖先生」，爲其一生劃上完美的句號。

與林逋往來的文人甚多，這些記錄多保存於文集中，其中較著名的文人有李建中（九五～一〇一三）、潘閔（？～一〇〇九）、范仲淹（九八九～一〇五二）、宋庠（九九六～一〇六六）、宋祁（九九八～一〇六一）、梅堯臣、趙抃（一〇〇八～一〇八四）等。除了這些名士之外，還有很多是僧人，林逋詩集中出現的就有三十多位。

彭乘（九八五～一〇四九）

於《墨客揮犀》中載：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遊西湖寺，時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爲驗也。逋高逸倨傲，多所學，惟不能碁，常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著碁。」

與印象中的隱士不同，林逋非但不怕受人打擾，還十分地好客。爲了怕來訪者尋隱不遇，他特別訓練了兩隻可以通風報信的鶴，並且指派童僕負責應對與放鶴通知的工作。

關於林逋隱居的問題，宋代已經有人發現其中的不尋常

處。江鄰幾（一〇〇五）一〇五四）在《江鄰幾雜誌》中，收錄許洞（約九七六）一〇一八）嘲諷林逋的詩句：「豪民送物伸鵝頸，好客窺門縮鸞頭。」生動地描述林逋的行徑。熙寧中致仕的李旼在《該聞錄》中也提到對林逋不利的說法，此資料被保存在南宋祝穆的《古今事文類聚》中：

林逋處士隱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體訪，逋聞之投贊。一啟其文，皆儷偶聲律之流，乃以文學保薦。詔下賜帛而已！濟曰：「草澤之士，文須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士，則修詞立誠，俟時致用。」今逋兩失之。

留下了同時期人王濟體對林逋的重要意見，他指出林逋文章

風格與生活方式都不符合當時對隱士的概念，若以「文學之士」的標準而言，他似乎也要「修詞立誠，俟時致用」，而不是汲汲於功名。南宋呂中在《宋大事記講義》中，也認為林逋的隱居是屬於「不當隱而隱」，與天下無道之時的意義是不同的。這些記載當然與林逋傳世的形象不符，但真實的林逋究竟為何？或許需要回到歷史的脈絡來觀察。

歐陽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歸田錄》中，除了讚揚林逋能書善詩外，並未特別強調其隱居的行爲：

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筆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翰。」頗為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

暗香浮動月黃昏。」評一作能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薰，猶喜曾無封禪書。」尤為人稱一傳誦。自逋之卒，湖山寂寥一作寞，未有繼者。

曾鞏（一〇一九）一〇八三）《隆平集》中的〈林逋傳〉：

林逋，字君復，杭州人，祖克已為錢氏通儒院學士。逋少孤嗜學，景德中遊江淮，歸結廬杭州之孤山。真宗聞其名，屢賜束帛，命州縣歲時問勞。居西湖二十年，不入城市，卒年六十一。臨終有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亭前修竹亦蕭疎。茂

味著隱居在宋代有了不同的發展，離群索居的逃遁方式不再是文人唯一的選擇，經由適當地經營，還是可以隱得風風光光的。



圖四 林通〈二札〉 李應禎題引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作品與流傳

此帖名〈二札〉由兩封信札所組成，以行草書寫，無紀年。引首有李應禎篆書「和靖處士真蹟」六大字（圖四）。冊後有元人謝升孫及明代陳頤、吳寬、沈周、李東陽、程敏政、張淵諸人題跋。另有清乾隆皇帝及諸臣的題字，計有裘曰修、劉統勳、劉綸、于敏中、董邦達、觀保、王際華、錢維城、曹文植、彭元瑞、沈初、董誥、陳孝泳、嵇璜、蔡新、和坤、梁國治、劉墉、金士松、趙秉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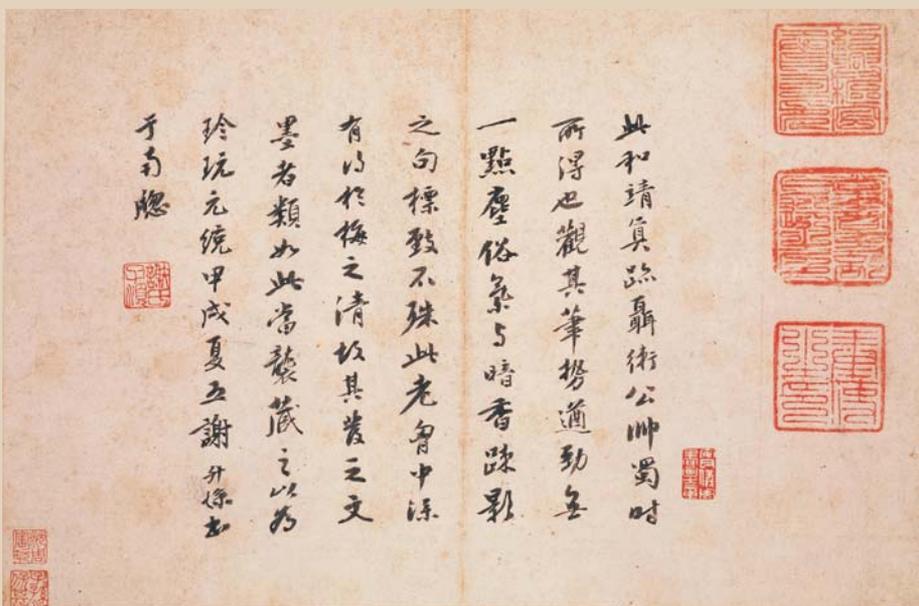
據謝升孫之跋（圖五）指出，此冊曾為南宋聶子述所收藏。因冊中鈐有「四川安撫制置使之印」（圖六），且聶子述於嘉定十二（一二一九）年任四川制置使，故可確定謝說之可靠信。聶子述，字善之，南城

人。宋紹熙元年（一一九〇）進士，歷任利州路安撫使、四川制置使、工部侍郎等職。喜愛古物，收藏甚富。現藏于上海博物館的唐懷素〈苦筍帖〉即有其題跋。聶子述與薛極、胡榘、趙汝述被時人稱為「四木」，為當時的權相史彌遠（一一六四—一二三三）之親信。元代劉壎於《隱居通議》中提到，聶子述為官並不十分清廉，出任四川歸來後，更是滿載寶玩而歸，故此〈林通二札〉應是他在四川所得之物。

宋寶慶三年（一二二二—一二二七），聶子述從瑞金令徙知贛州府，重建鬱孤台。鬱孤台重



圖六 四川安撫制置使之印



圖五 謝升孫跋 林逋〈二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和靖真品，藝術公州蜀時
所得也。觀其筆勢，道勁無
一點塵俗氣，與暗香疏影
之句標致不殊。此老骨中深
有以於梅之清，故其畫之文
墨者，類如此。當藝藏之，以為
珍玩。元統甲戌夏五，謝升孫如
子南臆。

建後的次年，聶子述將所藏法
書輯刻成〈鬱孤台法帖〉。此

此作另有三方南宋官印
「紹興樞密承旨司印」、「尚書

帖原刻卷數
無考，現唯

存孤本殘帙

二冊。這部

殘帖清代為

方頤訪得，

此後又相繼

經李葆恂、

龔心釗等收

藏，於一九

三五年重

裱，現藏於

上海圖書

館。目前存

帖中收有蘇

軾、黃庭

堅、蔡襄、

宋徽宗等宋

人書作，尤

以蘇、黃為

主。

吏部司選之印」、「奉使之印」
（圖七），不知為何人所有。

明代時為沈周所有，冊中
陳頤、吳寬、李東陽、程敏政
的題跋（圖八、十一）皆是受沈
周邀觀此冊所寫。張淵雖然與
沈周友，然跋語（圖十二）無紀
年且未提此冊為何人所有，故
不確定張淵此跋的狀況。清初
歸梁清標所有，後入清內府。

此〈二札〉嘗刻入〈停雲
館帖〉，歷代著錄有《寓意
編》、《朱氏鐵網珊瑚》、《清
河書畫舫》、《吳氏書畫記》、
《式古堂書畫彙考》、《平生壯
觀》、《大觀錄》、《墨緣彙
觀》、《石渠寶笈續編》、《石
渠隨筆》。

關於林逋書寫這兩封信的
對象，據《石渠寶笈續編》所
論，第一封的瑄兄座主為武林
山靈冊寺的法瑄宗一，另一則
不詳。徐邦達依《武林梵志》

認為是龍冊寺而非靈冊寺。據釋普濟的《五燈會元》，法瑫宗一原先在杭州傾心寺，後來才到龍冊寺，而歸寂於此。信中詢問法瑫宗一的近況，隨信送去菱角，最後則請人帶送信僕人至章八郎家。

另一封雖不知收件者為何，但林逋自署「從表林逋」，推測兩人應為親戚關係。此信內容提到「勝名」，不知為何物？語氣上讀來，可能是書法的榜題，最後還提到買東西的錢不夠等等。

基本上，這兩封信的內容其實很難聯想到與世隔絕的隱



紹興樞密承旨司印



尚書吏部司選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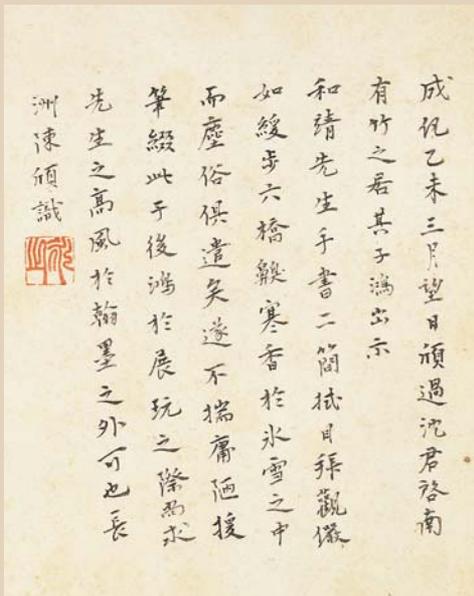
奉使之印

圖七 南宋官印

士，也見不到所謂高風亮節與孤傲脫俗的蛛絲馬跡，留下的反而是好客應酬與尋常生活瑣事的世俗感。

風格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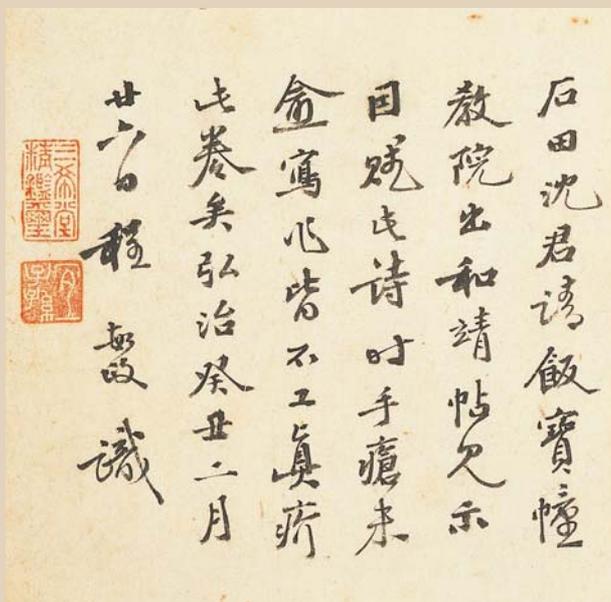
林逋的書風，蘇軾評為「書似留臺差少肉」，黃庭堅《山谷外集》中《論書》云：「林和靖詩句上然一作自然」



圖八 陳頌跋 林逋《二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沉深。其字畫尤工，遺墨尚當寶藏，何況筆法如此。筆意殊類李西臺，而清勁處尤妙。」兩人皆提到林逋與李建中（圖十三）的相似，然並未說明兩者是否有師承關係。近來有學者引林逋《林和靖集》中《集賢李建中工部嘗以七言長韻見寄，感存懷沒，因用追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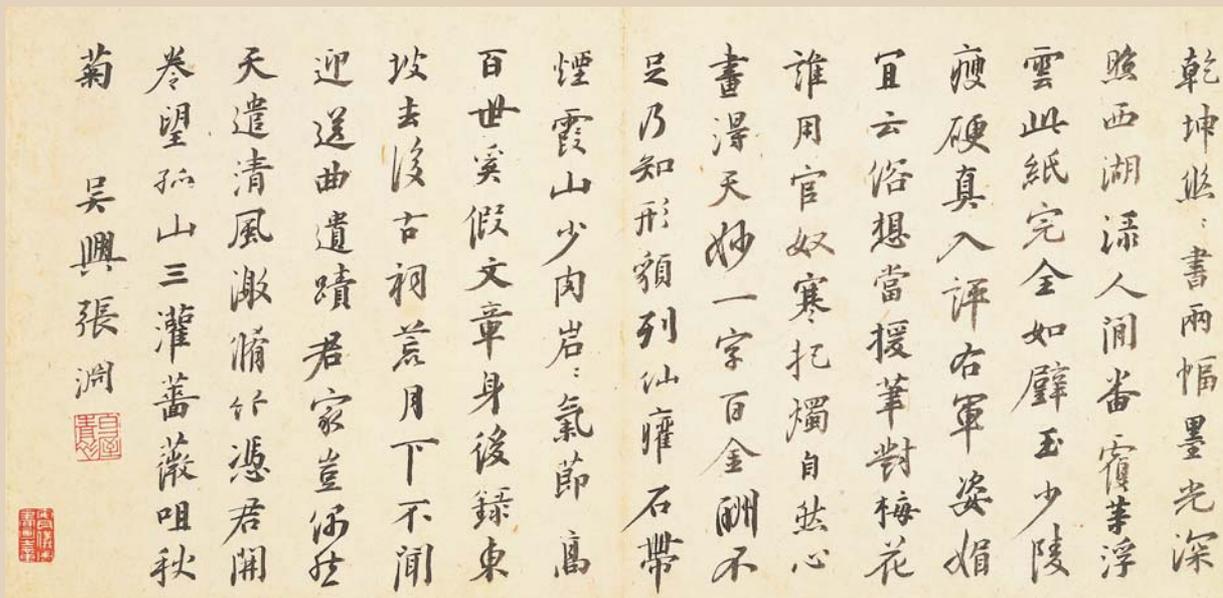
清絕門牆冷似水，野人懷刺昔嘗登。新題



圖十一 程敏政跋 林逋〈二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時，歐陽修只提到「述工筆畫」，並未特別將書與人對應起來，反而將較多的焦點放在詩作上。到了蘇軾時，爲了發揚歐陽修的理论，他必須積極地證明「書如其人」的有效性，如收於《仇池筆記》中的〈歐公書〉：「歐公用尖筆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後人見之，如見其清晬豐頰，進趨裕如也。」將此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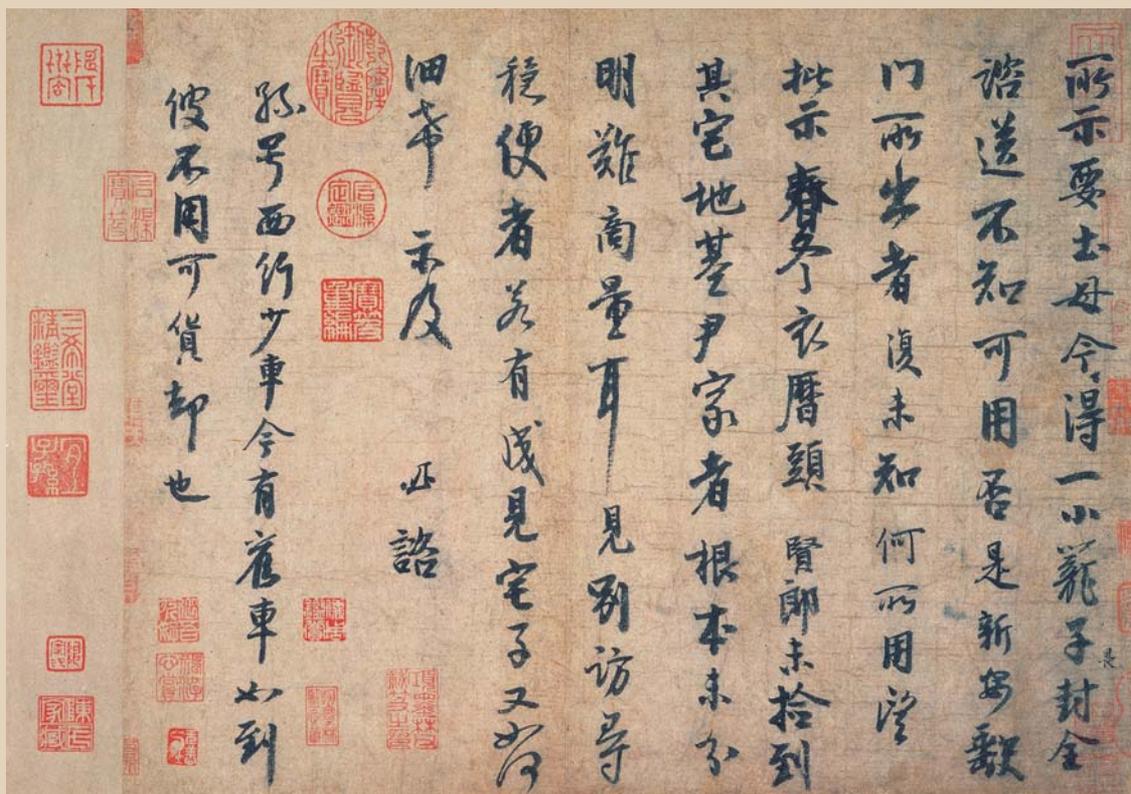
運用在時人身上，說服力確實更強，感覺上也比較沒有距離。因此，如何在北宋書家中找尋典範，便成爲推動此理論發展



圖十二 張淵跋 林逋〈二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重要手段。顯然，當時一隱成名的林逋便成了蘇軾眼中的理想人選，將之形容為「先生可是絕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書法上則是「書似西臺差少肉」，直接將風格上的勁瘦與人格的特質關連起來。黃庭堅也持相同意見，認為林逋「筆意殊類李西臺，而清勁處尤妙」，點出他書法的優點就在「清勁」二字。此後，林逋孤高的形象就與清勁的書風穩固地結合在一起，成為隱士書風的代表。

不管隱士傳說與書史記載有多麼的吸引人，林逋書風根本上還是源自於〈集字聖教序〉，在宋初書寫這種風格是具有實質意義的。從文獻上的資料及出土的宋初碑刻歸納起來，院體書家的書風與〈集字聖教序〉有密切的關係，這股風氣一直延續到仁宗朝。〈集字聖教序〉流行時間恰好涵蓋



圖十三 宋 李建中〈書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表一

〈聖教序〉							
林逋〈二札〉							
〈聖教序〉							
林逋〈二札〉							

林逋一生的時間，加上他與皇帝及官員們的密切互動，因此其書風自然脫離不了影響。也就是說，林逋後來的隱居並未讓他脫離時代的風尚，發展出特立獨行的風格，反而遺留下他早年試圖功名的蛛跡。

林逋的書法雖然走的是細瘦一路，然在用筆上卻又特意銳利勁健，鋒芒四射，使人一望而難以忘懷。書法上所展露出的強烈表現性，恰好與林逋愈隱愈顯的風光事蹟相得益彰，確實是書如其人的絕佳例證。^註

參考書目

1. 不著撰人，《宋季三朝政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 王耀庭，《林逋手札》，《宋代書畫冊頁名品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九五。
3. 仲威，《宋拓孤本〈鬱孤臺法帖〉》，《中國法帖全集·宋群玉堂帖、宋鬱孤臺法帖·第七冊》，武漢市：湖北美術出版社，二〇〇一。
4. 任志，《〈隱士的書法——林逋和他的〈自書詩卷〉〉》，《書法叢刊》，一九九三年，第一期。
5. 何傳馨，《宋代文人書法的形成》，《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〇〇。
6. 李一飛，《林逋早年行蹤及生卒考異》，《中國韻文學刊》，二〇〇〇年，第一期。
7. 徐邦達，《古書畫過眼要錄》，長沙市：湖南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七。
8. 徐森玉，《鬱孤臺帖和鳳墅帖》，《文物》，一九八一年，第八期。
9. 謝孟淑，《北宋院體書法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二〇〇二。